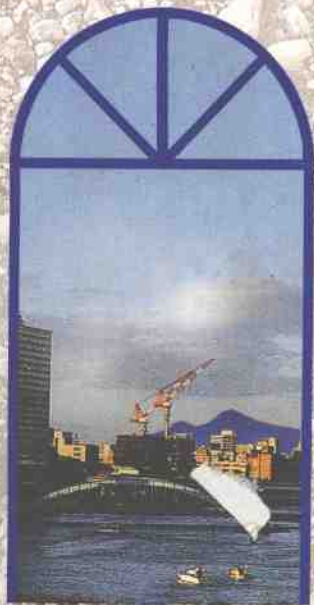


生命之门

张坚军 戚天法 著



宁波出版社

张坚军 戚天法 著
戚天法 张坚军 著

生命之门

张坚军 戚天法 著

张坚军 戚天法 著
戚天法 张坚军 著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振声

封面设计：梁珊

生命之门

张坚军 戚天法著

生命之门

张坚军 戚天法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县前街 61 号)

甬印二分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1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2-020-9/I·8 定价：10.80 元

人的每一步都在书写
自己的历史。燃烧自己以
换人生的价值。

黄斌盛



如果你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那就请你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故事。可能主人公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但它却是真实的。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奋斗者之歌……

题 记

目 录

引 子	(1)
一、黄家三兄弟	(3)
二、含冤入狱	(12)
三、坎坷的童年	(21)
四、“我要读书”	(33)
五、悠悠岁月	(53)
六、初露锋芒	(72)
七、人生的选择	(91)
八、沉冤昭雪	(109)
九、丹城逐鹿	(121)
十、新的座标	(133)
十一、求索奋进	(149)
后 记	(161)

生命之门

——一个奋斗者的足迹

引 子

30年后，企业家黄斌盛坐在故乡屋后的鱼山脊上，望着眼前棋盘般的嫩绿稻田以及远处无边无际与天空连成一片的蔚蓝色的大海，对坐在身旁、慕名前来采访他的作家说：“30年前，我就是从这鱼山脚下踩着泥泞的小路去鹤浦中学读书。由于从小就感到生活的压力，使我比其他同龄人早熟。当时我真的认为我出身不好，故从懂事那天起，我就充满自卑感，感到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歧视我。可我并不气馁，我父亲常对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受我父亲影响，我从小不管人家如何对待我，处境如何恶劣，我都坚持走我自己认定要走的人生道路。我相信我的父亲，相信我自己，我们都实实在在地想做一个好人，好人应该是一生平安的！以后，我终于沿着这条歪歪斜斜的人生道路，走出了这个村子，走出了这个小镇，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父亲在蒙冤37年后终于得到了沉冤昭雪、脱离恶梦，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两年恢复了名誉。我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当地政府和人民给了我许多殊荣和奖励，使我挺直腰杆做人。当然，这是后话。”

顺着他沉思的目光，作家看到了在明亮绚丽的夕阳下，

雨后初夏的田野如绣花棚似地舒展，一条雪白、娟秀的河流似少女轻盈的纱巾飘过村庄；远处碧绿的山岗、似群鸭呷食般地奔向大海。海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深蓝，海天一色，莽莽苍苍……作家不由自主地赞叹大自然的魔力，长期住在城市小巷里的压抑沉闷之感，被这海岛美丽原始的景色冲涤得无影无踪。作家已经听过黄斌盛传奇般的经历，他们的胸中与主人公一样激荡着历史的涟漪。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慢慢地把目光移向身后一座零星的、四散的村庄。青砖瓦屋之中，松柏挺立，秀竹婆娑，一条逶迤回旋的沙石路从村中伸延到公路，10几座自成格局的庭院簇拥着一幢小小的天主教堂。黄斌盛的童年时代就在这座教堂边度过的。在这里现今还住着他的勤劳善良的母亲、含辛茹苦的二姐。他们居住在这幢座落在天主教堂边的两层楼房，虔诚地恪守着她们的信仰。黄斌盛慢慢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目光深情地望着那幢半新半旧的房子。他眼前透过袅袅飘动的烟雾，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想起那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以及自己奋力跋涉的足迹……

作家随着黄斌盛的目光去寻找这位传奇人物留下的生活轨迹，帮主人公共同掀开这已经是逝去的历史的一页。

哲人靠历史活着。而平凡人在缅怀历史中，则更多地珍惜自己那些已经是过去的时光。因为生命靠过去的时光堆砌，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一、黄家三兄弟

对于祖父的形象，黄斌盛心中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他没见过祖父。但对于祖父的品性，黄斌盛却非常熟悉。许多事就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样，久久地铭刻在他的心灵之中……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苍南（原属平阳）一个叫钱库黄车堡的村庄里，居住着三个失去父母的兄弟。老大 16 岁，老二 13 岁，老三才 9 岁。家乡虽称钱库，可是三兄弟因过早地失去父母，家境却显得十分贫寒，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大摇渡船赚点小钱，买点米和菜养活两个弟弟。老二当时还是一个羸弱的少年，但为了生活，也出去到矾山挑矾石赚钱。就这样，三兄弟相依为命，饱尝人间艰辛。为了不再受人欺侮，使黄家以后也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时候，老大和老二商量，决定送 9 岁的老三黄步满去私塾读书。

当时的黄步满，生得瘦小纤弱，但却眉目清秀。和他的两位哥哥不同的是：他从小聪明伶俐，一双扑闪扑闪的眼睛常沉思地注视着窗外的绿色田野，仿佛在思考什么天下大事似的。他不爱说话，但在两位哥哥面前，他从小就像是个小

大人似的，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艰难。

他生性懦弱，举止文雅，喜欢独处，常常自言自语地提出许多问题，低着头思考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的办法，好像命运注定他是个读书人似的。

终于有一天，两位哥哥劳作回来，9岁的老三黄步满如大人般地深沉地说：“哥哥，我长大了。我想到财东家去放牛……”

“你——”二哥首先表示惊讶，睁大眼睛望着目光坚定的小弟。

大哥抬起头来，久久地注视着小弟，一句话也不说。

黄步满的额头冒汗了。他读懂了大哥的目光，这目光似一条细细的韧韧的鞭子，一下又一下抽在黄步满稚弱的身上。他明白这目光，包含着兄弟间多少温暖，多少深情。

“我……”黄步满嘟囔着，他清瘦的脸儿涨得通红，仿佛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大哥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坚定而又宽厚。他说：“小弟，我和你二哥不识字，在外面处处遭人欺侮。我们黄家三兄弟，不能再这样都做苦力下去。我和你二哥商量过，无论如何日子过得怎样苦，我们都要送你去读书。我已经在钱库拜见先生了，打算过几天就送你去私塾读书。父母没了，我们当哥哥的就是要为小弟弟着想！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你有出息……这放牛不是你干的活！”

黄步满哭了，他感觉到鼻子酸酸的，仿佛一股暖流在胸中涌起，他含泪望着两位哥哥，泣不成声地说道：“……哥哥……我听你们的！”

大哥也有些激动，他伸手搂住瘦骨嶙峋的小弟，双眼溢

满眼泪：“弟弟，我们黄家三兄弟，不能辱没祖宗，哥没有出息，你要努力！哥没其他要求，我明天就送你到钱库私塾去。只希望你能读好书，为黄家的祖宗争气，也为哥哥争气……”

黄步满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兄弟三人抱头哭了一场。末了，大哥凑足钱，上街买了三样素菜，供在父母灵前，三兄弟齐齐地双膝跪下，大哥呐呐地向父母倾诉：“爹、娘，小弟明天就要上钱库读书了，他一定会记住你们两位老人家的话，发愤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为我们黄家门第争光……”

香烟袅袅，弥漫着小小的堂屋。

从此，老三每天早晨带着糠菜饭团，赤脚从家里走到私塾里念书，晚上又饿着肚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里复习功课。在这所私塾里读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但读书的成绩没一个能赶得上黄步满。年少体弱的黄步满以他农家子弟特有的毅力，以他的勤奋与聪明，每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从没挨过先生的板子……

他慢慢地长大了！

黄步满转眼读完私塾，这时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老大与老二摇渡船和挑矾石挣来的钱仅能供他读私塾和维持三个人的生活。

看到大哥二哥终日操劳，生活还这样穷困，黄步满实在不忍心再读下去了。他打算去学中医，好早日减轻两位兄长的负担。一天，黄家三兄弟坐在小砖屋内。大哥明显地早衰了，才20几岁人，额头就密布皱纹，肩头也高耸了。他穿着一件黑破棉袄，手提着旱烟管一下一下地抽烟。岁月在他脸上划下刀刻般的痕迹。二哥的脸上也十分疲倦，他缩着肩，

低着头，一副畏寒受冷的样子，表情散淡而又漠然。三弟显然是长大了，他身穿青布长衫，面庞清俊，双目炯炯有神。人类历史文化的熏陶，农家子弟的毅力，使得这位10几岁的少年人显得精明老练，他默默地注意着两位哥哥的脸色。

“大哥，二哥……”黄步满终于打破沉寂，“是你们含辛茹苦，使我读了5年私塾，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长兄代父，你们尽到了做兄长的责任。现今我私塾读满了，我想进城去学中医，以后出来做太医，开药房。因为现今的世道，弱肉强食，许多道理是说不明白的。小弟我不是匡时济世之人，没有雄才大略为国家治疗内病。因此我想学医，以一技之长，救百姓于创痛。”

黄步满刚说完，大哥“呼”地吹掉烟灰，把烟管在鞋帮上敲了敲，开言道：“弟弟，你说的这些当哥的都不很懂，哥没文化，说不上大道理，只是你以后所做的一切，不要辱没了祖宗的名声，能做一个真正的人，为我们黄家争气，哥就满足了！”

二哥低头想了想，也说：“学太医好。现在镇上穷人生病，想抓副药连好的太医都没有。弟弟要是真能学成太医回来开业，我们这镇上的穷人生病就不用愁了。老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弟弟这个行业拣得好！如果缺钱，我们就把祖宗留给我们兄弟三人的田地卖掉一块，给你做盘缠……”

黄步满含泪摇头，他说：“不！不能这样……大哥，二哥，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祖宗留下来的田地，你们不能卖。我虽读了几年书，长大不至于再种田，可田地是我们农家的命根子，大哥、二哥卖掉田地，以后怎么娶嫂嫂……”

“兄弟！”大哥一把抱住文质彬彬、心地善良的弟弟，眼眶湿润，他呜咽道，“我和你二哥都是种田人的命，只要小弟

你有出息，我们做牛马都心甘情愿……”

黄步满也哭道：“大哥，二哥，如果我进城学医要你们卖祖宗的田地，我就不去学了……”

“不，不，兄弟，”大哥叫着，对弟弟说，“我向周围邻居去借些，你一定要去学。学成了替我们钱库的百姓医病呵！”

几天后，黄步满身穿青布长衫，手拿油布雨伞，肩背包袱在两位哥哥的陪伴下，离开黄车堡村，到城里去自学太医。春日的阳光暖烘烘地照耀着他的背脊，他撩开长衫大步走着。

一路上，大哥千叮咛、万嘱咐，吩咐弟弟到县城里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学成太医回钱库来。

兄弟三人走出村口，弟弟忽然在两位哥哥面前跪下了。大哥、二哥齐声问：“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黄步满泪如雨下，他跪在地上对两位哥哥说：“生我者父母，养我成人者兄长。两位哥哥对我恩重如山，小弟我难以图报，昨夜思忖半宵，自愿立下文书，把祖上传下来属于我名份的一亩半田地，赠与两位哥哥，以此为凭，永不反悔……”说着，便把一纸文书递上。

大哥连忙扶起三弟，责怪道：“兄弟，不要这样。祖宗传给我们兄弟田地，自有祖宗的道理。俗话说：‘为官为商一瞬间，种田传子万万年’，人是庄稼地是根哪！你虽今日学医不理农务，但以后却少不了田地。怎能把地赠送给我们呢？”

二哥也说：“兄弟，我和你大哥再穷，也不会要你的这份田地。你就安心进城学医去！这田地，我和大哥替你种着，以后还是你的。我们兄弟虽说是一家人，但将来总要分家，这田地少不了有你一份的……”

黄步满感激地望着两位兄长，颤声叫着：“大哥、二哥……小弟我以后若有出头之日，定要涌泉相报两位哥哥……”

说罢，他站起来，又跪下去向大哥，二哥磕了两个响头，便背起包袱，大踏步地向县城方向走去。

两位哥哥站在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下，四眼湿润地望着弟弟瘦弱的背影，在渐渐升起的春阳下，大哥、二哥裂开厚实的嘴唇含泪笑了。他们笑得那么真诚，那么深情……

几年后黄步满学成归来，但他没有光宗耀祖，只在钱库巴臚开了一家“步满中药店”，并且自己做太医，默默地过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为了报答兄长的恩情，他执意将祖上留给自己的几亩土地和房屋均归两位哥哥，但老大与老二坚决不肯，故三兄弟一直到离世都没有分家。三兄弟离世时，后人遵照遗嘱将他们合葬一墓。现在苍南巴臚堂山上，还可看到他们的墓茔。

老三黄步满即是本书主人公黄斌盛的爷爷。

现今钱库上了年纪的人，说起黄步满和“步满药店”，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几十年后，当黄斌盛作为黄步满的孙子出现在钱库街头时，街邻争相观看，啧啧称奇：“原来黄先生家没有断根，善人有善报，不在身前，必在身后。你看人家黄家的孙子，长得多聪明精干，比他爷爷还神气……”

黄斌盛就在村人这份热情的目光下游览了他爷爷的故居和爷爷的药店旧址。岁月沧桑，尽管故乡变得面目全非，但故迹依稀尚存。几位古稀老人，拉着黄斌盛的手说：“看，这就是你爷爷当年曾经开过的中药店铺的地方。”当然现在已不是中药铺，钱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历史残留的痕迹。

黄步满先生青年时皈依天主教。自弃学从医后直至临终均没改行。除了行医，他也帮助教会工作，兼任传教。他一

生办事谨慎，生性懦弱，乐善好施，不知为本地百姓办过多少好事，虽然他现在离世已近50个年头了，但他的名字至今还流传在当地人们的口中。在这江南水乡上了年纪的人中间，还流传着黄步满先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黄步满开药铺做太医，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他看病不向人家要钱，不管你是什么人，看病就开张药方给你。如果你就在他的铺子里抓药，有钱他收下药费，没钱的你就站在柜台边说一声：“黄先生，我忘记带钱来了……”或者道一句：“黄先生，可怜可怜我们苦命人，这几天我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黄步满二话不说，包好药让病人拿去。

传说黄步满有句口头禅，不管什么事，他都说：“好！好！好……”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钱库巴舸村一个朋友的儿子来向他报丧。一进药铺，黄步满正在忙着替人看病，他站在药铺柜台外，对黄步满说：“黄先生，我阿爸死了——”黄步满说：“好！好！好……”朋友的儿子又重复了一遍，黄步满还说：“好！好！好……”朋友的儿子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喊道：“黄先生，我来告诉你，我阿爸在昨天晚上死了！”黄步满这才醒悟过来抬起头“啊”地一声，惊讶地看着他：“哦！你讲你阿爸去世了……”

黄步满平时对金钱看得十分清淡。结婚后，有次晚上回家，看见有一对母子露宿在街头的屋檐下。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但母子俩只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蜷缩着身子索索发抖。黄步满站在旁边看了一会，问那女子：“天气这么冷了，你们母子为什么还露宿街头？”那女子说，她是出来寻夫的，找不到丈夫，盘缠又用光了，因此只得露宿街头靠乞讨为生。黄步满回到家中，从妻子的私房钱中拿出10几块大洋，叫那女

子去住店。他说：“天冷，你们露宿街头，会冻出病来的！”回到家妻子有些责怪他。黄步满想了想解释说，都是穷苦人，帮一下是应该的。我小的时候家里穷，人家也帮过我呀。

黄步满的店铺生意虽然红火，但由于他一生乐善好施，除了本人积德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临终时，他留下的一份遗产就是日常使用的箱、柜、桌、椅、板凳、床及店铺内的各种容器。连其去世后办丧事的费用最后还是由童年外出、远在象山的儿子黄文华从朋友处借钱凑齐的。

黄步满先生先娶钱库水门何氏为妻，生下一子（即主人公黄斌盛的父亲黄文华），何氏不久去世，后娶九板桥王氏。这王氏随带一女过门，名陈阿香。王氏嫁来黄家后又生一女叫黄阿姣。王氏生性泼辣，多生是非。黄步满对外乐善好施，诸事都瞒着王氏。稍有明财，王氏便非要掌管不可。所以黄步满直到临终，自己身无分文。

黄步满逝世时恰逢年三十，天气阴寒。儿子黄文华此时正在石浦。当时交道不便，黄文华知道其父死讯时已是他去世后的第四天了，来信是继母所写，叫黄文华带钱速去办理丧事。当时靠教书为生年收入只有1400斤谷的黄文华，一下子筹不出这笔钱来，急得走投无路。只好向熟人借了200元大洋乘船至温州。船在海上又漂泊了两天，到乐清身上200元大洋被小偷窃走，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没有办法，至温州后黄文华只好又到同学家去乞求，又借得150元大洋，踉踉跄跄来到苍南，见父亲的遗体已放在故里黄车堡祠堂内，他伏棺大哭。王氏又出难题，她一毛不拔但却要面子，说黄步满先生生前在钱库是有名望的人，要大摆酒席、大出丧。黄家知道底细的叔伯侄孙均竭力反对，但王氏却一味坚持，无奈黄文华只得应允。真是死者有灵，发丧那天天降倾盆大

雨，送丧的人无法前来，见时辰已到，黄家叔伯侄孙们均协助黄文华趁机乘船送黄步满遗体至墓地安葬。事后王氏说：“是步满有灵，叫其儿文华省钱。”

丧罢，黄文华仍要回石浦，王氏说：“你黄家留下的财产，放在你阿香妹家中。你只管放心外出好了，我们不会吞吃你的家财。”黄文华点头称是，故将8船家什，桌椅板凳财产全运至异母异父的阿妹陈阿香家中。是年1947年。不久王氏也随之去世，遗体运至九板桥与其前夫合葬。黄文华同父异母的妹子长大后嫁与一李姓男子为妻。至此，黄文华温州苍南的故家从此流散。只是黄步满黄老先生的名字，几十年间一直在钱库人们的心中流传。